

■新作聚焦

鬼子长篇小说《买话》： 漂浮在瓦村麦田上空的灵魂

□丁帆

我一直在等待漂浮在瓦城上空麦田里，那个叫做李四的“死魂灵”返乡。23年后，他终于重生归来了，回到了他以为可以安度晚年的生命停泊地——瓦村。重新审视《买话》中托生归来者的刘耳，他从乡村走进城市，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小公务员生涯，我毫不犹豫地指出，他就是那个自杀了的李四灵魂附体。

在鬼子的中篇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里，李四在瓦城看到的是：“我眼里的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块麦田，我发现那块麦田是从远远的山里飘过来的，飘呀飘呀，就飘到瓦城来了。”如今，刘耳回到了不是漂浮在白云之上的海市蜃楼的城市浪漫风景，而是真实的乡村麦田大地，他又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了。20多年过去了，我以为，《买话》在人性的拷问上更具有时代性，也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这是一般乡土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境界——思想的烈度足以震撼文坛，且是从形下到形上、再到形下二度循环艺术化抒写。

从瓦村到瓦城，再从瓦城到瓦村，还魂的李四，不是，还是还魂的李四，又陷入了无限循环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尽管昔日重来的麦田风景美丽依旧，青少年时代的友情和爱情是那么纯真，可是，静谧的农耕文明田园牧歌早已成了精神的废墟，这是一个异化了世界，刘耳只能靠着“买话”活在这个广袤麦田的铁屋子里。

这让我想起了100年前，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创作出的那部惊悚骇俗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主人公盖茨比也是从底层社会走进繁华都市，亲眼目睹了美国动荡的“咆哮的爵士年代”的堕落，抒写了“迷惘的一代”心底的绝望，当然也包括爱情在金钱世界里的沦陷和背叛，那是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糟糕的虚伪时代，所以，那个既是小说叙述者、又是剧中人的尼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然而，他们的精神其实是回不去的，“美国梦”是一个大萧条时代的前奏曲，作家的高明之处，就是预言了“垮掉的一代”的历史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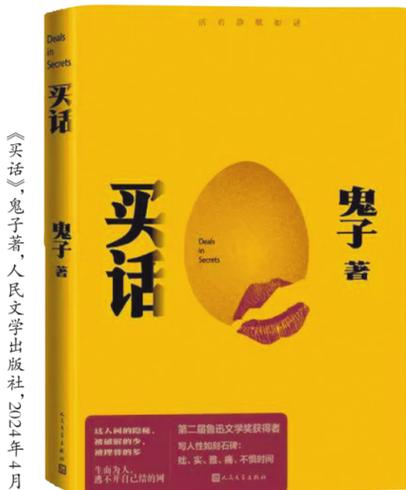
同样，在《买话》中，主人公刘耳也是在这样的大动荡时代里走过来的代代人，但他不是大富大贵的盖茨比，只是契诃夫笔下那个心理变态的小公务员，他回到故乡，不仅是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和腐化，也不是为了单纯的忆旧，他是来赎罪的，不单是为自己，更是为了下一代——这就是小说的谜底，也是作者鬼子精心设计的主题表达方式。那个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的“隐形主人公”——刘耳那当上了瓦城市长的儿子，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这个符号化的官员，才是真正主宰瓦城和瓦村世界上的隐身主角。小说的隐喻和反讽达到了揭露本质的艺术效果，我以为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变幻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胜利。

刘耳回到了瓦村，他想干嘛？仅仅是守望麦田的风景画？还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抑或是寻觅曾经失落的情感和人性的密码？这一切，都是我刘耳对鬼子新长篇《买话》进行溯源的理由。

起初，我把“买话”误认为是“买活”，读了几页，心想，的确也可以这样说，刘耳真的是在“买活”，如何融入乡村社会，重新活下去，才是他最大的夙愿。然而，当你读完小说，掩卷遐思，许多无法解释的人生和人生的命题会缠绕在心头，不能自已。我本想把这篇文章命名为《一部中国式的乡土忏悔录》，因为，作为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阴阳人”，如何洗涤自我灵魂中的污垢，是必须告解的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为罪孽深重的子女赎罪。这也是李四无法归乡的问题，更是刘耳回到瓦村的使命，于是，救赎主题阐释的哲学命题从此展开。

我始终认为，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与好的作品（也是作家）之间的灵魂对话，虽然我刘耳从未有过任何交集，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自以为自己时时都在与作者进行着灵魂的沟通与交流。《买话》出版，我预感到瓦村麦田上空有事，一定是在衔接23年前的故事，于是，我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讨要《买话》，未曾想到的是，鬼子给我寄来了他的三本新旧书籍：《瓦城上空的麦田》《一根水做的绳子》和《买话》，这是我与鬼子的第一次灵魂快递。

鬼子说，这部《买话》是他花了18年才完成的，功夫花在什么地方了？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进入了深层次的阅读。的确，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精心打磨的，简短的章节，有一节竟然只有几百字，让“快阅读”时代的读者耐着性子去读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确实不易，如果不能迅速“入戏”，恐怕连专门性的读者也会放弃，可是，《买话》却是一本随时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长篇，短小的章节可以让你随时停顿，留下阅读的悬念，而且，散文诗一样大俗大雅的语言，以及时时冒出来的乡间俚语构成的诗句，像拿住阅读兴趣的小精灵一样，让你不忍释卷。



《买话》,鬼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月

因为眼疾，这本20万字的小说，我花了三天时间才读完，掩卷沉思，我脑袋里跳出了这样的理性判断——这是一部“返乡”主题的深刻力作，其历史和哲学的思考，远远超越了许多乡土小说对这一题材的开掘，当下“新乡土小说”的现实题材的书写，多数都是浮游在水面上“死水微澜”的叙事，那个先行的主题框架，均是早已固定好了的，如同嚼蜡，而奇特的“买话”故事，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土中国家族“差序格局”泛起的层层涟漪，更是在反思城乡结构二元对立中人际关系总和异化现象，这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不易察觉的书写盲区，竟然被一个叫鬼子的作家发现开掘出来了，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褒扬的至理名言，因此，我斗胆将《买话》定义为“荒诞批判现实主义”的乡土叙事，虽然它并不符合约定的“新乡土叙事”的规范。

23年前，我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白猪毛〉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一文，那时，我只知道鬼子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别具一格，《瓦城上空的麦田》让我读得酣畅淋漓，这样有时代感、有哲学思考深度的作品，是百年以来中国乡土小说难得的精品之作，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们可以失去对田园牧歌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描写，但是，我们绝不能失去批判现实主义对一个大时代的独立思考。我在文章中写下：《瓦城上空的麦田》聚焦生活在底层的苦难者、孤独者和绝望者的灵魂悲号，放大了他们变形的灵魂，对这个世界发出了叩问！鬼子的创作终于从追求空洞的技术层面，回到了对人性的关注。同样是用于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荒诞，但是，作品写出了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悲剧。所以，我23年前的结论就是：“一个从乡土社会走向现代都市的农民，他的复仇指向不是扼杀他亲手培育的‘麦田’，而是指向了这个物化环境中人性的堕落！至此，这篇长篇小说揭示‘城市边缘人’和‘乡村局外人’的灵魂异化中，完成了对乡土与都市的一次精神考察。”

如今，那个在瓦城上空麦田里的李四“死魂灵”又复活了，刘耳再也不是既没有城市户口、又没有农村户籍的“异乡人”了，他是瓦城市长的老子，然而，正是这样的身份，让刘耳这个“还乡者”，不仅没有得到瓦村乡亲们的亲近，而是意外地成了“人民公敌”，他每一天都生活在故乡的痛苦煎熬中。他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孤独生活中，而中国乡村社会还保留着既愚昧又单纯的原始人情形态，仇富仇官的心理同样蔓延在这样的部落当中，但这是乡村治理中的表层现象，作品描写的却是那个县乡一级政府机构无法抵达的精神世界。

刘耳并没有梭罗那样的境界，在“瓦湖”（《瓦尔登湖》）里自由自在地独居，离开了乡土世界里的乡亲，他就无法生存，即便买来一白一黄的母鸡两只鸡作伴，尤其是每天与那只叫“小白”的公鸡说话，也无法解脱他心头的郁闷，他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然而，瓦村所有人都疏远冷落他，没有了倾诉的对象，他的返乡失去了意义，所以，他就用金钱去买别人与他对话，寻觅与外界沟通，这本身就充满着荒诞的讽刺意味。

于是，另一个不可或缺主角出现了，让小说故事出现了转机，也让小说的形式和主题走向了不落俗套的路径——那

作为彷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阴阳人”，如何洗涤自我灵魂中的污垢，是必须告解的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为罪孽深重的子女赎罪。这也是李四无法归乡的问题，更是刘耳回到瓦村的使命，于是，救赎主题阐释的哲学命题从此展开

一个叫“小扁豆”的孩子，成为刘耳了解外部世界全部信息的来源，也成为他与瓦村人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荒诞的叙事的结构，但正是这样的设计，才使小说有了形式与艺术的深意，更凸显了小说主题意味的深长美感。这我想起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以及剧中人物奥斯卡，这部小说也是用叙述与倒叙手法写成的，以平行叙述构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叠印。更重要的是，用一种荒诞的叙事表达主题的阐释，才是区别于他者的才华出众之处。侏儒奥斯卡的塑造，正是作者在精神废墟上对人性异化深刻反思的结晶，那同样是对整个德国社会危机的一种预言和警告，铁皮鼓一旦敲响，则是对一个时代发出的控诉。无疑，这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鞭挞和讽刺，留下的艺术空白更能引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深入追寻。因此，窃以为，好的作品不一定取悦于大众，它往往只是献给少数读者的鲜花，它是耐读的、历久弥新的，这才是经典——它是给那些读得懂、读得深、读得了然醒悟的特别读者看的，好的作品会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磨洗出真金白银。就像伍尔夫《墙上的斑点》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它们虽然小众难懂，却是可以入史的作品。

当然，《买话》中的小扁豆并不像奥斯卡那样充满着奇特故事，但是，他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形象——诸如诸葛亮式的神秘人物放在一个孩子身上，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人格镶嵌。在刘耳的眼里，扁豆是一个“靠着两片嘴唇过日子”的孩子，“一个小小的瓦村，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孩呢？这样的小孩属于哪一类小孩呢？好像他刚刚出生就大学毕业了似的”。“这个小家伙真是不一般，一会是人一会是魔”。所以，刘耳就在他的口中买话，了解瓦村的天文地理，重新深入乡村，重新认识新时代的村民。小扁豆主宰着刘耳的前途和命运，是救赎返乡城里人刘耳的那个插着翅膀的小爱神，“他看不到扁豆身后的那些金光。他看到的扁豆，好像站在一个毛茸茸的光圈里。他觉得自己出现在门前的扁豆，真是美极了，就像传说中的那层佛光”。与奥斯卡相反，他是一个乡土的精神巨人。

至此，我甚至怀疑，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究竟是谁，是上帝派来的这个救赎返乡者灵魂的小天使吗？小说最后刘耳和扁豆相互下跪的场面让人潸然泪下，在他们人类良知的感召下，让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隔阂在爱欲中融化了，一切仇恨成为救赎者眼中的过眼云烟。即使是刘耳得知儿子出事了也不惊讶，因为他要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和忏悔，面对曾经的历史乡村，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刘耳必须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瓦村人一起承担起时代重负和义务。

当然，这种救赎也包含着刘耳返乡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偿还懵懂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恋情人在草垛根下鱼水之欢而带来的孽债，这同样让我想起了《铁皮鼓》里的奥斯卡16岁时和17岁的女佣玛丽娅通奸的情节，虽然刘耳并不知道竹子怀孕，与奥斯卡的变态心理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但是，其对社会现实的抨击却是殊途同归的。小说结尾，那个瓦村中年岁最长的“老人家”（竹子的母亲）认刘耳为婿，以及众多的乡民与之和解，让他获得了真正的精神归属。

《买话》中有许多带着时代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描写，语言十分生动，包括对食物、对婚丧的描写，都充满诗意，遣词造句也十分考究，这让我想起了23年前我在那篇文章中的结语：“在抒写乡土生活时那些得心应手的诗意性描写，更为作品抹上了一片斑斓的色彩，‘还乡诗人’的作者面影跃然纸上。而且，以这篇作品为一个考察视角，或许能够看到中国乡土小说在进入新世纪后一个新的支撑点和新的走向。”显然，鬼子是一个被世纪交替以来中国乡土小说史低估了的作家，《买话》又一次证明了他作品对大写人性描写的功力。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注

以女性视角撬动固有的诗歌史观

——撰写《中国女性诗歌史》的心得

□孙晓姹

“女子因为没有历史，所以对于本身不能认识。”1933年，《女子月刊》创办者，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意识到女性认识的根源问题；较之早两年，女诗人陆晶清在其著述《唐代女诗人》引言中写道：“翻开中国文学史看看，间杂在历代男性作家中的女作家，真寥寥若晨星，依然是藏在落伍的角落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因女性在文学史上的空缺处境而发出的或遗憾或批评之声。两个不相干的人，却在同一时代对同一问题同发感慨，不约而同触及到中国女性诗歌创作长期以来在文学史中缺席的窘境。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鲜少提及女诗人，仅朱自清、废名和苏雪林关注过冰心（此外，苏雪林还提及过吕碧城）。也就是说，一众新文学大家在对同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重要诗人和诗作进行选择或经典化的历程中，女诗人几乎是点缀性存在。从先秦至今，鲜少有文学史家关注过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更少主动从文本内部出发，自觉探索和呈现不同时代女诗人独特的想象力、感受力、写作姿态、诗学经验，以及她们在文本之外的现实生活、文学追求、情智特质。

由此，从女性性别入手，潜入中国诗歌的间隙，以女性文学的视角撬动固有的诗歌史观，为先秦至今的中国女性诗歌撰写一部诗歌通史，将中华诗词复调中重要的一支——女性诗歌的流变和优秀的女诗人创作实绩系统地呈现出来，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展现她们诗、词、丰富的蕴藏，撰写一部中国女性诗歌史尤显迫切和必要。《中国女性诗歌史》以诗歌为切入点，洞察历代诗人的精神变迁与文化心态、诗性思维和诗艺生成、教育经历与诗学涵养、审美旨趣和情感表达、生命书写与诗行间闪烁的灵光碎片，从未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考量，为诗歌爱好者、研究者、热爱女性文学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欣赏和研究中国女性诗歌的丰富样态，为审视、评估、理解中国女性诗歌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及时梳理和辨析重要的一手文献，帮助学者从研究对象那里汲取历代优秀的女诗人充沛的灵感、饱满的人格、新鲜的经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闪烁光芒的智慧以及“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奥登）；近距离回温她们幽微隐曲的喜悦悲愁，捕捉才女们传奇动荡的人生轨迹，欣赏她们不受制于时代和世俗定义的绝代才华及风情雅趣，抑或是悲叹其命运的困窘或遭遇的不幸……亦是撰写本书的目标。

诚然，诗歌史对诗人的标签化论述极易局限研究思维，若想打破继承的定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进入与拓耕不同研究对象的研究理路和入径：比如冰心小诗创作之外的新诗写作（包括圣诗）别有新意和思想的穿透力，同时代广大读者对其诗歌的接受与批评可以牵带出新诗发轫之初很多有价值的议题；林徽因作为新月派诗人的标签仅限于其初涉诗坛那段时间，徐志摩对其诗学的影响、彼此在创作间的酬唱和应和，以及其现代诗艺的探索，对现代知识女性诗性美的勾画，对不同文体的驾驭都值得重新挖掘；陈敬容的地域写作经验与其对新诗现代性的思索极具拓展空间，其诗歌中力的美学及诗歌意象的原创性和鲜活的现代生命力表达之间具有密切的内生关联，这些尚未得到充分重视；郑敏研究则侧重现代教育资源的多维影响并寻踪其不同阶段对西方现代及后现代理论的汲取、创新及对古典资源的通汇，这些直接影响到其诗学观念和哲思演绎……此外，她们笔名的变化、所处文艺圈的更迭、作品出版和接受情况等诸多维度都真实地串联起中国女性诗歌的现代性踪迹。在多元关联与比较后也可以打开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史、阅读史、创作史等面向。

《中国女性诗歌史》梳理了中国历代不同时期女性诗歌所处的时代语境、诗坛风貌以及有影响力的女诗人的诗歌成就等，从历史维度对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女诗人及经典诗作作了定位与钩沉。每一章的引论都是同时代的微观文学史，点面交织，如此结构和安排旨在提升诗歌史写作效力和活力。通过主要女诗人及其经典诗作的研究，突出每一位女诗人的独创性，给予她们准确的历史定位，同时带出被文学史低估或长期遮蔽的优秀的女诗人。因为研究对象的跨度时代久远、历史背景差异迥然，写作过程中充满不可知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突破和解决这些挑战，笔者力求凸显每位女诗人的个体风格和诗艺特征，如此一来，评述角度不一，撰写的风格也有意识地与评论对象相协调。其次，为了更好地呈现历代女性诗歌创作中的诸多现象或问题，展现女性诗歌特有的性灵与智慧、火热与冷寂，撰写中不仅做好经典诗作的鉴读，还力求从不同维度总结女性诗歌的创作经验，为未来的女性写作烛照一盏微灯。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

民族文学

2024年第6期目录

卷首语 民族的，和世界的……李浩

中短篇小说 自留地的瓦屋（壮族）陶丽群（壮族）
生命的自留地，永恒的瓦屋（佳作点评）……赵莹
三郎的雪山……白晓兰（苗族）云舒
马尔康风物志……阿郎（藏族）
桥庄古歌……陈刚（土家族）
未了情……张彩虹（蒙古族）
檀木长桌……黄爽（壮族）
魔资……边巴（藏族）
散文 一棵漆树的社会史……艾傑木诺（德昂族）
交响……龙章辉（侗族）
洛塔吾山……高勇（土家族）
诗歌 玉树临风……白庚胜（纳西族）
在铁路上喊出春天……姚瑛（侗族）
每一滴水……唐健（壮族）
立冬……加主布哈（彝族）
三街……冯连才（回族）
本刊新人 夜空（诗歌）……洛桑才（藏族）
聚焦新时代 乡村唱词（散文）……王艺伟（侗族）
雪峰山杯·共有家园

双响
寻找恶人支大拿……支奕
迷藏……支奕
小说速递
黄鹤之上……刘小骥
温泉突然免费开放……樊希安
中篇
蜜舟……袁滕
科幻叙事
我们的道路……修新羽
诗歌前沿
首推 秋天的故事（组诗）……许天伦
访谈：诗歌是我生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大雪日，有寄（组诗）……林珊
这一天快要过去了（组诗）……游离

封面艺术作品：四川都江堰风光（钢笔画）：
陈新民
封二艺术作品：情系农家书屋（油画）：谢勇琪
插图：顾文博 徐沛君
美术题字：梁永琳 陈国中
篇名编辑：徐冉

文学港

2024年第6期目录
总第307期

搭建一间精神之屋（组诗）……高堂东
榕树点灯（组诗）……胡文彬
哀歌（组诗）……四四
缘我而来（组诗）……知秋
短诗钩沉……一宁 林新荣 郁伟年
陈小如 沙马 沈秋伟

散文在线
火车越西去……包倬
海浪喧嘩……赵悠燕
千年鸟道（外一篇）……徐伟军
西鲁往事……子衿
饭碗田……陈朝英

专栏：消逝的时光
方能理者……赵挺
发现
三余笔记……陈云

非虚构 齐凤滔火……厉彦林
童话 小霞窝……周晓枫
中篇小说 少年仰起他的脸……殷健灵
胡同也有小时候……周敏
短篇小说 九凤……张锦江
散文 忆祖母……云德
祖母的嫁妆……周岳工
从巴珍海到莫和尔图……兴欣
她有着夏至般的美好……穆安安
童年世界……周江明

科幻剧本
云身……执笔：尹迪 吴岩 陈跃红
诗歌 少儿诗歌小辑
凌凡碧 瞿益灵 汪龙霖 宁恩霁 马文暄
白昱 牛青阳 汪昭余 张晓楼 黄豆逗
张竟元 胡晴 胡珍莹 李季 夏 刘荣拉
刘炳麟 刘方舟 刘知行 王路遥 罗十方
吴姚莹 车紫莹 吴雨宸 吴子墨 李欣保
徐熙鹏 杨若汐 徐筱榕 赵一阳 张夏涵
胡耀天 李舒澎 姚子霖 任越泽 贾墨涵
苏墨球 李妙涵 李想 伍张亿 陈温
西娜 小篁 马从睿 梁瑾怡 祝默
梁音悦 李子远 赵辰庚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 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 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国内邮发代号：2-206。每期定价：13.80元。地址：100009,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
电话：010-66180356,010-66570580。邮箱：mzwx@263.net.cn。网址：www.mzwxz.com。

人民文学 二〇二四年第六期(总第七七八期)目录